

# 《西游记》作者真的是吴承恩吗

《西游记》的作者问题，是400年来旷日持久的一桩公案，谜底可以说至今未解。今人常说作者是吴承恩，其实并非定论。事实上，《西游记》问世之际，即告作者佚名。

《淮安府志》记录“吴承恩《西游记》”，并没有注明体裁及卷回篇幅。根据文史传统，小说未必能够入方志，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说。所以，有人怀疑它有可能是一部记录吴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游记。

究其原因有二：一是当时小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，作者不愿署名；二是《西游记》内容广袤，其中不乏讽刺“今上”和时政等敏感话题，书商不敢署名。当然，《西游记》显然不是“飞来峰”，也不是花果山上无父无母的石卵。它应有一个或若干个作者存在。



## 明清以来：作者署名跨越哪几个阶段？

第一个阶段：明代，佚名。今见最早的《西游记》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，未署作者姓名。《刊西游记序》中明确说：“《西游》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。”有趣的是，该版本虽然不署作者姓名，却在扉页显著位置有“华阳洞天主人校”字样，似乎是想故意“造局”，用一个校者来搪塞，而且还用了一个假名来混淆视听。大凡明代梓行的《西游记》百回本小说，皆沿用此本惯例，告作者佚名。

第二个阶段：清代，丘处机。清康熙年间，有汪澹漪者

将《西游记》笺评为《西游证道书》，首倡作者为元初道士邱处机（邱本作丘，因讳孔子改）。其卷首置有假托元代大文豪虞集《西游记原序》云：“此国初长春真君所纂《西游记》也。”汪澹漪还在原序后面添置了邱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则附录，分别介绍邱处机生平和玄奘大师的取经史实。这样的三者互证，致使一些人深信不疑。由此，“邱作”说开始风行于世。现在所能看到的七种清代《西游记》版本，无一例外都以邱处机为作者，有的还径直标明“邱长春真君著”。

第三个阶段：现代，吴承恩。五四运动之际，鲁迅、董作宾等人根据清人提供的线索，多方搜寻史料，经过综合考证、反复论辩，先是批驳“邱作”说这一“不根之谈”，剥去长期以来被邱处机“冒名顶替”的著作权，之后根据《淮安府志》“吴承恩《西游记》”的记载予以最终论定。上世纪30年代，郑振铎、孙楷第、赵景深、刘修业等学者又不断进行引证、申述。从此，“吴著”说几成学界共识。以后刊行的《西游记》作者，亦均署名吴承恩；1986年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也写上了“吴承恩原著”。

## “吴著”说：遭遇死结还是合理指代？

“吴著”说的流行并非偶然，具有丰富的证据支撑。主要有：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宪王府，符合《刊西游记序》中指出的“《西游记》出于藩王府”这个条件；《淮安府志》关于吴承恩生平个性，特别是“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”有明确记载；吴承恩《射阳先生存稿》（现编为《吴承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与《西游记》存在多方互证；《西游记》具有诸多淮海地缘特征，如孙悟空原型为淮河神猴无支祁、唐僧籍贯为海州聚贤庄等。

但是，从学理上作仔细考量，“吴著”说似乎也难以成为定案。其遭遇的证据“短板”在于：《淮安府志》记录“吴承恩《西游记》”，并没有注明小说体裁及卷回篇幅。同时，根据文史传统，小说未必能够入方

志，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说。所以，有人怀疑它极有可能与邱处机《西游记》一样，是一部记录吴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游记。后来有人发现清初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有“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著录”，却被编入舆地类，显然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地理类、游记类著作特质。如此一来，“吴著”说被套上了一个死结。

面对多方质疑，“吴著”说阵营事实上也有所退却。在不少著作和论文中，出现了“《西游记》作者，一说为吴承恩”“以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作者，学界尚有异见，这里聊备一说”等委婉而严谨的表述。我以为，在当前的学术大背景下，“吴著”说虽然未成定论，但吴承恩有理由作为《西游记》作者的一个合理指代，主

要理由在于目前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具备最大的可能性。

信者存信，疑者存疑。这种“悬置”的方法，其实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，并为我们作出了有益的借鉴。解放前叶德均作《西游记研究的资料》，开篇即指出：天启《淮安府志》卷十九《艺文志》、康熙《淮安府志》卷十二均著录吴承恩《西游记》。此《西游记》是否即通俗小说，不无可疑，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“吴作”说之前，仍不妨认他为《西游记》的一个修订者。

此外，考虑到“邱作”说明显于理不合，在邱处机与吴承恩的“二人对决”中率先出局，那么我们暂时别无选择，只能采纳“吴著”说。毕竟，退回到“无名氏”的混沌状态，可能并不是大家所乐见的。

## “邱作”说：以讹传讹的“郢书燕说”？

进入新时期，有关《西游记》的作者问题纷争骤起。先是海外学者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出反对“吴著”说的意见，还对“邱作”说以及其他候选对象予以深入研究，终于在1983年以章培恒先生《百回本〈西游记〉是否吴承恩所作》（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3年第4期）一文为标志，对“吴著”说提出全面质疑。时至今日，许白云、蔡金、唐新庵、李春芳、陈元之、朱观铎、闫希言等人或遭淘汰，或基本退出“竞选”，只剩吴承恩、邱处机双峰对峙。

邱处机，始为“全真七子”之一、全真教教主，后自创全真道口溪派、龙门派，有《大丹直指》《口溪集》和《鸣道集》等著作传世。因其道教身份与玄奘取经的佛教题材具有先天性矛盾，“邱作”说很容易遭受多方质疑。

其一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。他在《西游记》中发现了“多明制”的现象，于是怀疑“邱作”说时间不合。邱处机是宋元之际人，如果是他创作的，《西游记》中怎么会有锦衣卫、司礼监、会同馆、东城兵马司等诸多明代的官制与官职？借用现代刑侦学术语，邱处机“没有作案时间”。

二是乾嘉朴学大师钱大昕。他于清乾隆六十年在苏州玄妙观正统《道藏》中，发现并抄出邱处机二卷本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。于是，所谓邱处机《西游记》的另一个真相得以揭露。该书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师操刀的一本游记，主要记述邱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历

时四年远赴雪山参见成吉思汗的途中见闻，还包括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场对话，薄薄两卷不足5万字，与《西游记》百回本小说实为同名异书。因而，以邱处机为《西游记》作者，纯属以讹传讹的“郢书燕说”。

鲁迅等人正是凭借纪昀、钱大昕以及吴玉搢、丁晏、阮葵生等清人提供的材料，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“邱作”说作出深入考证和辨析，最终揭穿了有关的诸种把戏。

原始的《西游记》，大概是指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》以及《西游记》杂剧、《西游记》平话。这里面的问题是：原始的《西游记》不等同于《西游记》，其作者也不等同于《西游记》的作者。所以，所谓“邱处机是《西游记》的原始作者”本身即是一个伪命题，等于自我否定邱处机曾创作《西游记》百回本小说。事实上，相关原始“西游”作品的署名情况是有迹可查的，根本没有邱处机的影子：“诗话”系唐五代时寺院讲经话本，无名氏作；杂剧据说为明代戏曲名家杨景贤所作；明代平话全本已佚去，至今只发现两则片断，分别保留于《永乐大典》和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《朴通事谚解》，作者佚名。《西游记》是我国文化宝典，三教共处、九流杂存，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，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，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其“拿下”。按其逻辑推论，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中有不少儒家言论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其视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断定出于孔孟之手？

（据《解放日报》）